

# 「啟示」、「覺悟」、「天命」

張慶熊(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基督教的「啟示」、佛教的「覺悟」、儒教<sup>1</sup>的「天命」分別是這三大宗教中的重要概念。弄清楚這三個概念之間的相似處和不同點，對於認識這三大宗教的基本特徵和互相關係是很重要的。

我們從基督教的啟示談起。「啟示」(revelatio)這個詞的拉丁文原義是「掀開帳幕」，表示把藏在帳幕後面的事物顯露出來，把隱藏的東西顯示出來。基督教用「啟示」表示上帝本身、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話語的自我顯示和在人間的通傳。由於受到啟示，基督徒感到必須信仰上帝。他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的探索或發現的結果，而是上帝的啟示的結果。信仰並不主動發現信仰的對象(上帝)，信仰從根本上說是由信仰的對象構成的，是信仰的對象給予信仰者的。信仰是人的行為，啟示是上帝的行為，信仰必須以啟示為根據，基督徒的信仰是基督徒對上帝的啟示的反應。

基督教的啟示的觀念有如下基本特徵：

一、啟示意味着揭幕，意味着把暗藏的東西公諸於

---

1. 我在這裏把儒家和儒教作了區分。在我看來，儒家固然不是宗教，但儒教是宗教。其理由可從本文以下談到的天命與人際的關係中看出。

衆。當啟示發生的時候，面紗就被去除了，秘密就顯露出來了。

二、啟示的事件不是由人的活動發起的，而是由上帝發起的。人是啟示的見證者，但不是啟示的發起者。啟示的發起者就是在啟示的事件中所揭示的對象。這也就是說，啟示者自己向人揭開自己的面紗，自己主動地把神聖的秘密公佈於世。

三、啟示是上帝的恩賜。啟示的內容、受啟示者的範圍、受啟示者對啟示內容的領悟完全是由上帝決定的。啟示不在人力所能運作和控制的範圍之內，啟示的事件和效用完全是藉着上帝的恩賜而發生的。

四、啟示為信仰提供可靠的基礎。基督徒為什麼相信上帝，為什麼相信上帝的救恩的計劃，這不是根據人自己的經驗，也不是根據人自己的理性的推導，而是憑藉上帝所恩賜的啟示。

以上概括適用於傳統的基督教的啟示觀。然而在現代情況有所不同，現代的基督教的神學家對啟示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他們中有人把啟示歸於人的某種特殊的認識，有人不承認傳統所認定的啟示的內容為信仰的基礎。於是在關於什麼是啟示以及什麼是啟示的基本特徵的問題上在今天是沒有統一的看法的。不過就其傳統和主流而言，以上所提到的四點仍可看作基督教啟示觀的基本的特色。

接下來，我們以基督教的啟示觀為主線索，把它跟佛教、儒教的有關觀點作一對比。

佛教中「覺悟」的觀念與基督教的「啟示」的觀念既有相似之處，又有重要區別。

在佛教中，「覺悟」含有去除障蔽，覺見光明的意思。這是說，衆生由於過去無量劫以來被無明煩惱所障

蔽，迷而不覺，處於黑暗之中，經過他自己的修行和佛教理論的開導，他們去除障蔽，覺見光明。「啟示」含有把暗藏的東西公諸於衆的意思，就這點而論，「啟示」與「覺悟」有類似之處。

在佛教中，把障蔽的原因歸於無明，無明指認識事物、分別是非的活動。佛教認為無明的認識是虛妄的認識，是妄心的作用。有此無明妄心才產生世界的一切境界，才有煩惱痛苦。去除了無明妄心，才能擺脫輪迴，消解煩惱痛苦。這就是佛家所謂「世界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基督教主張人類不能自己認識上帝的真理的原因是由於人類犯了原罪，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違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智慧果，獲得了智慧，能知善惡，但卻不能自己認識關於上帝和人的得救的真理。就把人受障蔽的原因歸於人的錯誤或過失而言，佛教的覺悟說和基督教的啟示說存在某種類同之處。

然而，基督教的啟示與佛教的覺悟的不同之處是根本性的。基督教主張啟示是上帝發起的，是上帝的恩賜，啟示的主動權完全握在上帝手中，啟示的範圍和成效完全取決於上帝的意志，因而啟示主要是上帝的工作。佛教主張覺悟從根本上說是每個人自己的事。由於衆生本來具有覺性(佛性)，所以才能覺悟。對佛教經典的學習、受善的知識的開導，是外熏助緣，這種外在的條件只有在內在的佛性的基礎上才能產生作用。覺悟的主動權操在衆生自己一邊，覺悟的成敗取決於衆生自己的努力。

佛教的覺悟可以分為「本覺」、「始覺」和「究竟覺」。「本覺」指衆生本有的覺性，這個覺性人人俱足，個個都有，大家從根本上說都是自性天真佛。衆生的本來的心就

是佛性，佛就是衆性的本心。衆生由於無明的誘使，受到障蔽，迷而不覺，枉受生死輪迴的苦惱。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衆生的本覺佛性還是不會遺失，也不會減少。本覺佛性在聖人位上不會增加一分，在凡夫位上不會減少一分，這就是所謂佛法平等，無有高下。

「始覺」指衆生通過對佛教理論的學習和修煉開始覺悟。衆生過去不知不覺，但由於某種機緣，如聽聞善的知識的開導，獲得閱讀佛教經典的機會，對自己的某種生活經驗的深刻反思等等，開始覺悟。

「究竟覺」指衆生的本覺內因與讀經聽教的外因相結合，內外交薰，因緣和合，復還本有心源，得到究竟清淨，圓成佛道。在這裏本覺的內因是根本性的，外熏之緣是輔助性的。能否覺悟的根本還在於衆生的本心和衆生自己的努力。

由此可見，佛教的覺悟強調衆生本有的佛性和衆生自己的覺悟。基督教的啟示強調啟示是上帝的主動的行為，是上帝對人的恩賜。當然，我在這裏的比較是就基督教和佛教傳統的主流而言的。基督教和佛教都是紛繁複雜的宗教，都有許許多不同的流派，其中的某些流派持反主流的觀點。例如，基督教的某些現代派主張啟示是人自己的某種高超的理性活動或人自己的某種特殊的認識能力的結果。佛教的某些流派否認人人都有佛性，主張衆生不能「自覺」，只能「他覺」，要「乘佛願力」（「他力」）往生淨土，靠阿彌陀佛的營救，死後「往生安樂國土」。

基督教的「啟示」與中國儒教的「天命」、「天告」、「天譴」也有一定的類似之處。在中國的儒家傳統中，對於是否存在有意志的天或上帝的問題存在三種看法。孔子本人對這個問題持謹慎態度，——「子不語：怪、力、

亂、神。」<sup>2</sup>但是孔子仍然「畏天命」<sup>3</sup>，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sup>4</sup>，主張「不知命，無以為君子。」<sup>5</sup>孔子相信天命，並以為自己在五十歲的時候知道天命，然而他並不消極等待，聽任天命的安排，而是積極努力，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sup>6</sup>。以荀子為代表的帶有無神論色彩的中國儒家否認有意志的天(上帝)的存在，主張「天行有常：不為舜存，不為桀亡」<sup>7</sup>，把天的活動看作自然規律，批評天能降吉降凶，能賞善罰惡的觀點。董仲舒的有神論的天命觀，則把中國儒家引向儒教。董仲舒肯定有意志的天(上帝)的存在，他寫道：「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sup>8</sup>董仲舒的觀點在中國歷代皇朝的政治舞臺上和在中國民間的宗教信仰中影響很大，他們相信「天人感應」，天會對人間的事作出預示和報應。當人間發生了違背天道的壞事時，天就會降下災害來譴責、告誡人類；當人類(尤其是統治者)順應天道時，天就保佑他們平安昌盛，這種神秘主義的觀點構成中國儒教的宗教思想的基本內容。

在基督教的啟示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關於上帝通

2. 孔子，《論語·述而》。
3. 孔子，《論語·季氏》。
4. 孔子，《論語·顏淵》。
5. 孔子，《論語·堯曰》。
6. 孔子，《論語·衛靈公》。
7. 荀子，〈天論〉。
8. 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一〉。

過災害來告誡人類的，當上帝出現的時候常常伴隨着自然界的異象。在《舊約》中我們可以看到，上帝通過大自然的現象和人間發生的事變的啟示方式，上帝藉着大自然的風調雨順或天災人禍，藉着國泰民安或國家的動亂，藉着戰爭的勝利或失敗，啟示以色列民族，表示上帝對他們的照顧或懲罰。在《舊約》的這段歷史中，上帝始終把以色列民族當作自己的子民，上帝藉着自然現象和人間的事變啟示自己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人類命運的主宰者。上帝要在人類的歷史中，尤其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中，實現他的創造和救援的計劃。由於上帝的啟示和干預，以色列民族的興衰與他們是否遵守上帝的誠命或與上帝訂下的盟約相關。如果他們遵守誠命和盟約，他們就蒙恩受寵；如果他們不遵守誠命和盟約，他們就遭受災殃。

在《新約》中我們可以看到，當耶穌降生的時候，「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突然在他們前頭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太 2:1-11)

耶穌在佈道的時候還行了許多奇蹟，使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清潔，聾子聽見，死人復活。這些奇蹟是上帝能力的彰顯，同時也象徵着新時代的來臨，基督救世的來臨。

在世界末了，耶穌再次降臨之前，會有預兆顯現。——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

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太 24:3-11)

從以上的引證看，基督教和儒教都主張上帝(天)通過自然界的異象和人間的事變傳達上帝的意志，就這一點而論，基督教的啟示觀和儒教的天命觀有相似之處。但是在這兩者間存在着根本性的區別，我們必須加以澄清。

首先，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人格的神，是可以轉化為人的形象降臨人世的，而儒教的上帝(天)不是一個人格的神，他雖然有意志，能獎賢懲惡，但並不以人格的形象出現。縱觀兩千年來中國儒家的傳統，我們不能找到儒家和儒教中有像基督教的耶穌那樣的上帝。孔子是儒家和儒教的聖人，但不是儒家和儒教的神。儒家和儒教主張天可以降大任於斯人，但這個擔當大任的人仍然是人而不是神。

其次，基督教的啟示主要表現為上帝對人說的話，在《舊約》的《創世記》中，我們看到上帝(耶和華)是與以色列的先祖亞伯拉罕直接說話的，上帝(耶和華)在西奈山上與摩西訂下「十誡」。在《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舊約》的先知書中，上帝的啟示是通過先知的口傳達的，上帝顯露給先知，先知得到默示，上帝的話臨到先知說。《以西結書》的第一章這樣寫道：「當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原文作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

的人中，天就開了，得見上帝的異象。正是約雅斤王被擄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結1:1)在《新約》中，上帝的啟示達到高峰，上帝的話是由上帝的兒子(按照三位一體的上帝觀也可理解為上帝本人)直接向人說的，耶穌基督降生為人，直接與他的門徒等人交談。

在儒家的傳統中，天(上帝)是不說話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sup>9</sup>天不說話，但聖人可以領悟天道。這怎麼可能呢？聖人修身養性，知書達理，上觀天象，下觀人事，參照歷史的經驗，乃至算卦問卜，以求得知天命，替天行道。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易經》是中國儒家和儒教推崇的最重要的經典，是其領悟天道的主要依據。《易傳》寫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故變化雲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sup>10</sup>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安排直接告訴人類，而是通過跡象顯示它們，聖人的能力在於透過這些跡象領悟天道。人在謀事，鬼也在謀事，一切力量都在起作用，聖人成功的機會多一些，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以看不見的手默默地運作，所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總之，基督教的啟示，雖藉着自然現象和人間的事變，但主要是人格的神的直接言說；儒教的知天命，是聖

9. 孔子，《論語·陽貨》。

10.《周易·繫辭下》。

人根據天人感應的道理，對不說話的天道的領悟。正如西方的基督教祭拜上帝一樣，中國儒教祭拜天。但按照儒教的看法，天是不說話的，儒教的信徒在祈禱天的時候，不是在與天對話，而是單向地祈求天，至於天是否答應他們的祈求，天是不直接告訴他們的，天將以災變或吉事來回應。對於基督徒來說，祈禱是與上帝或天主的對話，基督徒向聖父和聖子祈求，也聆聽聖言。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